

当代艺术和伪当代艺术

原创 杜曦云 杜曦云 2023-06-03 23:19 发表于北京



杜曦云：你怎么理解“人”和“艺术家”的关系？

张大力：几千年来人类的艺术和眼光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人类自己。这个世界自从人类产生思维那一刻起，就变成了一个二元世界，一个是客观世界，另一个是人们对世界的认知，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世界的现象描述或者理论描述（乔良语）。

从最初的原始社会到现今，艺术创作的题材都是在表现人类的思想感情，因此大体上我们说艺术绝对是一种由对外认知转而内省的精神活动。即使是花鸟、静物和风景，也是在表达着人类的某种愿望，因此我认为没有纯粹的和人无关的艺术，一块石头也能代表某个时代和某类人的审美观念。

艺术家首先是人，然后才是艺术家，艺术学就是人学，艺术家也是最基本原子单位的人类。在哲学上确实可以说：人人都是艺术家。如果非得说区别，那也就是职业的区别。艺术家具备了一种可以描述和转换的技巧，而且终生以此为职业。



2011 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丹麦馆

杜曦云：你怎么理解“生活”和“艺术”的关系？

张大力：“生活”是“艺术”创作之母，所有的艺术创作和情感都源自于现实生活，也就是生命存在的过程和方式。有生命就有感觉，就会有思考，因此也可以说一切艺术都是表达情感的工具。

生活经历丰富的人，其艺术创作肯定也更活跃、思维更敏捷。有的人技巧娴熟，可以充分表达感觉和情感，并能将这种感情转化成可视、可听、可读、可触的存在物。而大多数人却无法表达自己。

打个机械的比方：思想就是发动机，生活就是燃料，而作品就是熟练操作的汽车。生活不停地给思想提供燃料、使发动机燃烧转动，才能使汽车处于奔跑的状态。

有人说“生活就是艺术”，这句话本身就是思考的结果，你也可以反过来说“艺术就是生活”。因此思想有多远，艺术就能走多远；思想有多大，艺术的舞台就有多大。但是所有这些的前提是：你活着而且能思考。



杜曦云：你认为生活在当代就是“当代人”吗？

张大力：看用什么尺度来衡量。

如果“当代人”只是一种物理和时间概念，那所有人都是“当代人”。若要从精神角度和知识储备来观察，那么未必所有人都是“当代人”。

我们强调“当代”是想强调文明的经纬线，是强调存在于“当代人”身上的一种特别的思想和品格，这种思想不同于以往，是站在当下的知识结构中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认知，否则就是一堆腐物。

杜曦云：你认为什么是“当代艺术”？有“伪当代艺术”吗？

张大力：“当代艺术”就是“当代人”的思想成果。所谓“伪当代艺术”就是不具备这种观察能力和品性，无法和当代对话。

中国的“当代艺术”一般可理解为在系统压力下生存的艺术，因此艺术家的观点和态度很重要，也就是思想的底线。我不认为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能用技术来解决。

由于市场的需要，这些年来，一些和系统同呼吸或迎合市场的艺术产品，经过包装，因为使用了当代艺术的形式，而被统统称之为“当代艺术”——这有悖于当代艺术的真正本质，也模糊了人们的视线。一个人为什么要做当代艺术家呢，完全没有必要，其实坚持传统也是很好的选择，压力和反抗是无法伪装的。

杜曦云：你怎么理解“当代人”和“当代艺术家”的关系？

张大力：我前面说了，“当代人”就是有一种当代的思想品格和思维活动的人；同样，“当代艺术家”也理应如此，这不是物理层面和时间线性的问题，是同处一个精神认知层面的问题。因此我认为做一个当代人更重要，要不然谈何当代艺术？又怎么来从事和理解当代艺术？

杜曦云：你认为什么是“中国当代艺术”？“中国当代艺术”在中国社会的作用是什么？

张大力：纵观“中国当代艺术”的发展史，我们能特别清楚的观察到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：“中国当代艺术”一开始就没得到过好脸色和恩宠，从地下到地上，极尽艰难。

从1990年代末以来，因为资本和市场的推进，才使得当代艺术普及化以及被系统接受，但这并不等于说当代艺术思想和精神也被系统接受了。

在系统改造和市场的包装下，当代艺术的概念被偷梁换柱了，也更复杂了，有时在人们的概念里纯粹只是一种技术和表现手法。我个人理解的当代艺术和当代思想一样，永远在批判的道路上前行。



2014.06.26-08.30 Klein Sun画廊 (纽约)

杜曦云：你怎么理解“中国当代艺术”和全球范围内的当代艺术的关系？在国际范围里，你怎么看中国艺术家的“中国身份”？

张大力：我觉得全世界的当代艺术面对的都是同一问题，都是人的觉悟问题。早期的当代艺术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被理解和接受的。法国嘲笑过印象主义、纳粹和前苏联都曾迫害过当代艺术家、美国政府的保守派对涂鸦和黑人艺术也持否定态度。

如果你刻意强调中国身份，也就是刻意强调中国当代艺术的思想地位，这必须得有一个强大的理论基础，靠花拳绣腿肤浅皮毛是无法成立的。没有理论和哲学支持的所谓独特身份，会陷入民族风情自哀自怜的语境中。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，人类其实都是一种动物，中国并不特殊，也不应该特殊。

杜曦云：你认为当代艺术家需要有基本立场吗？如果有，是什么样的基本立场？立场偏离或丧失后，会有什么后果？

张大力：我不相信没有立场的当代艺术家会创作出有价值的艺术作品。一个艺术家必须得有对善恶能够分辨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判断，艺术创作是思想的体现，也是人性的体验，如果没有人性的恻隐和大爱，只想着“学会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”，那最终也就是个趋炎附势的匠人和投机者。没有立场的结果，就只能拿利益来判断自己的方向，变立场为利场。

杜曦云：你认为你坚守住了某些基本立场吗？生存是具体而微的、肉身是贪婪恐惧的，你怎么面对这些诱惑和压力？

张大力：我不放弃诱惑，这是我需要的。生存本身有其复杂性，人性更复杂，在这场复杂艰难的博弈中，我最大的立场就是生而为人的独立性。



2015.02.22日-04.19 《张大力 – 世界的影子》路德维希堡美术馆（德国）

杜曦云：艺术需要直觉感悟，直觉感悟非常复杂，常常是难以言说的，似乎越模糊、多义、含混，“艺术性”越高。但你的很多作品都是相当简洁的，为什么这样做？

张大力：我觉得好的作品都有共性，不会拒人以千里之外。艺术最终还是给人看的，艺术家要和别人交流分享、共同体悟，那为什么非得要为难别人呢？这世界有什么能说不清楚的吗？是不是越说不清楚越好？

我认为艺术创作就是要把说不清楚的事情或概念说清楚，就是要说出大多数人的心声，就是知音越多越好。当然，这不是世俗化和民粹化，而是用简洁概括复杂，用一句话说出真理，是一种直指人心的洞见。

我要求自己在创作中秉承这种风格，而不是故弄玄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。《拆》就是拆本身，《种族》就是身体的翻制，《第二历史》就是将思想简化成两张对比的图片，使大家一目了然，但也同时揭示了背后的复杂性。

我反对将世界复杂模糊化，所谓知识，就是为了来简化和廓清世界的，为什么学习了知识还要反其道而行之呢？



2008
柏林世界文化宫

2009
英国新美术馆

杜曦云：你的作品形式简洁，但观念性很强。相应的，有相当知识储备的人，更能感受到作品的丰富内涵。艺术和感性魅力有天然的紧密关联，你怎么看你的立场、观念和你的表达方式的关系？

张大力：实际上这些也很简单，也是互通的：有正确的立场就有鲜明的观念，有鲜明的观念就会找到简洁的表达方式。每一种观念都有一种相对应的最佳表达方式，或者说我们说在你这里它是一种最佳的方式。这和一个人的行事风格和价值判断有很大的关系。

人生苦短，我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告诉别人我的所思所想。差不多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，我已经掌握了这种转换方式。在创作的过程中我通常是感性的，但是在思考的过程中我尽量偏向理性。

杜曦云：你怎么看直觉、技巧、知识结构的关系？

张大力：直觉很重要，一般我们说这是一种天赋。技巧，通过自学和长期苦练也能掌握。但知识结构完全不一样，它是塑造一个人的精神武器。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就会塑造出什么样的人心灵。知识结构健全的人，世界观就不会狭隘，会帮助我们化解很多人生危机。

杜曦云：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过程或重要节点，作为一直身处现场的人，你能简略谈谈你的看法吗？或者谈谈你最感兴趣的部分？比如星星美展、八五新潮、89现代艺术展、政治波普和玩世写实、后感性、2000年的“上海双年展”和“不合作方式”展、2005年当代艺术市场井喷、近期的当代艺术市场萧条……

关于“星星美展”，我当初是从书本上接触到的。看了他们当时的作品，很是感动；后来接触了其中的一些艺术家，更是让人佩服。我认为：没有“星星美展”，就没有当代艺术的启蒙，就没有后面的各种艺术运动。“星星美展”奠定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基本立场，开拓了当代艺术的边界，揭开了中国当代艺术崭新的一页，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一个艺术事件。

“八五新潮”我亲身经历、参与过，也正是“八五新潮”让我决定从事当代艺术的创作。“星星美展”是一种反抗系统的艺术行动，更有血性。“八五新潮”不但是反抗，也兼有理想主义色彩，是个人生活的极致体验。现在来看，“八五新潮”更文学化一些，更浪漫，更形而上，改变和参与的人数更多、更广。

后来的事情，如过眼云烟，我早就确立了自己的方向，对我精神生活影响不大。

杜曦云：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进程中，你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？

张大力：要说做出了什么贡献，不敢。能参与其中、没做一个旁观者，深感荣幸。往低了说，这本身就是我的工作，也是生存的手段，应尽心尽责。我不靠俸禄，没在体制内生活过一天，一切生活资源都是自己安排，因此可以说我是一位职业艺术家，管好自己、能有饭吃，已满足矣。

杜曦云：作为艺术家，你在意历史的评价吗？你对自己的预期是什么？

张大力：在意，公正就好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所有人都想长生不老、流芳百世，这是个大问题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叔孙豹给了我们答案：“‘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’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三不朽”。立德是圣人的事，立功不知为谁，立言者可以把握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



2023.05.19-08.19 纽约Eli Klein画廊

杜曦云：谈谈你近期的作品吧？

张大力：我正在做两组作品，一组是蓝晒、一组是汉白玉雕塑。

蓝晒是从2009年开始研究。出于个人兴趣，我爱看闲书，碰到有趣的事情会找找相关资料。约翰·赫谢尔（John Frederick William Herschel）这个人很有意思，他是著名天文学家、数学家、化学家及摄影师，而且写了几本有关天文学方面的名著（《在好望角天文观测的结果》、《天文学大纲》）。为纪念他对天文学的贡献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把第2000号小行星命名为“赫谢尔小行星”。

赫谢尔家族的名言让人感动：“天文学让我们放弃所有对财富的追求，只为了获得虔诚的灵魂。只有当我们用人类谦卑虔诚的感恩之心、无穷无尽的求知欲和伟大造物主的神奇，天文学才会提供我们最纯粹的喜悦。”蓝晒这种有点原始的摄影技术是他偶然发现的。

为什么中国近代没有产生这一类人？对自身存在以及周围的现象似乎失去了兴趣。人没有问题，文化也没什么问题，我觉的最大的问题来自于系统，是我们的系统不鼓励冒险，总是学而致用循规蹈矩，太现实。



2018.03.23-06.24 法瓦宫美术馆(博洛尼亚)



2018.03.23-06.24 法瓦宫美术馆(博洛尼亚)

汉白玉雕塑延续了我过去对人的关注，这次使用了名贵材料，也有种象征意义。我希望所有人都是平等的，不分贵贱。

（本文节选自杜曦云和张大力2016年的对话）



2016.09.17-11.17 1X3画廊 (北京)

文章已于2023-06-04修改

喜欢此内容的人还喜欢

失魂落魄的“当代艺术”

杜曦云



多种绝对差异共存于当代艺术中

杜曦云

